



\*0009783\*

台湾 黄春明

# 我爱玛莉

W O M A L I

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台湾 黄春明

---

# 我爱玛莉

---

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

我爱玛莉

台湾 黄春明 著

---

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出版  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
北京印刷一厂印刷

---

787×960  $\frac{1}{32}$  · 5 $\frac{3}{8}$  · 88,000  
1985年5月第1版 1985年5月第1次印刷  
社目: 127-202 书号: 10309·92 定价: 1.25元

## 目 录

---

● 我爱玛莉	1
● 鱼	65
● 溺死一只老猫	79
● 青番公的故事	105
● 两个油漆匠	131

---

# 我爱玛莉

## 名正言顺

大卫·陈，他原来的中文名字叫陈顺德。因为在台北的外国机关工作，需要一个洋名字，所以才叫大卫·陈。本来这洋名字是取来让洋人好叫唤的，哪知道后来认识他的朋友，还有太太都直呼他大卫了。但是这里的所谓大卫，在洋人和懂一点洋文的中国朋友叫起来，只有 DAVID 一个洋字，这当然是正宗的洋文发音，另外还有其他的中国朋友叫他，却是两个中文字的发音，清清楚楚地叫他 dà wèi，就是大卫这两个字。其实叫大卫时，管它是用正宗的洋叫法儿，或是中文的译音来叫也罢，他的反应一向是灵敏的。然而偶尔有人连名带姓称呼他陈顺德先生，或是亲呼他顺德时，他的反应就稍迟钝些了。通常第一声是听不见，第二声的时候，他会在心里想一下，第三声，他会因厌烦而焦急，但仍然装着似乎听不见。这时候，如果叫他的人没有耐心和信心叫他第四声的话，除非拍他肩膀，那就不容易要他回过头来。总

而言之，他听到有人叫他原来的中文名字的时候，他的反应是先在脑子里打打转。从这个反应看，也不能说他是厌恶自己的中文名字，有很多次，有人叫他中文名字，他最后还是应声回过头，尴尬的对人说：

“噢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是你叫我啊！你一定叫我好几声吧？唉！我左边的耳朵有毛病，听不见，小时候被老师打聋了。外国人向来就不体罚学生。”

不过，有时候他也会不愉快的说：

“我怎么知道你在叫我，叫陈顺德的人实在太多了，烦死。好久就没人叫我陈顺德，叫我大卫。”当然，叫他中文名字会令他这般的不愉快，那得要看叫他的是哪一个人，在他的心目中是属于哪一类的人罗。

从用洋名字和中文名字叫他，而反应却有那么显著的差别，这可证明四年来的，他在洋机关里面，是多么地用心，使大卫·陈从陈顺德脱胎换骨出来，同时着实地扎根在他的工作环境了。洋老板是最喜欢用这样的人了。这种喜欢并不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关系，而是对当地的洋务推动发展上，有多角性的利用价值所在。然而，大卫·陈这一边，却始终把这种关系，当成他和洋老板之间的情谊，这样的想法，已经变成他全副精神的支点，一点点也都移动不得的。

另外，从大卫·陈的外形来看，他是一个消化型的人；能吃能睡，以他的年纪而言，稍嫌发福得早了一点。这种消化型的人，有一种个性上的特征，对刻薄的上司百依百顺，颇有逆来顺受的韧功夫。要不然在洋机关做事，尤其在他的顶头上司象卫门这种趾高气扬的洋人底下工作，不是早就被炒鱿鱼（即开除），就是自己熬不下去。可是，要是他看不顺眼，他不高兴的，反过来别人对他怎么逆来顺受，也是无法从他那里得到什么好处。总而言之，能在卫门这等的洋人之下，工作好几年，还会发胖，那是相当不简单的事。他不但如此，看他的神情模样，煞象是攀缠在一棵大树上的葛藤，沐浴在春晖中欣欣向荣。他的确很满足他的现状。闲暇时，除了在他工作的地方，他最喜欢的休息姿势，就是把人摊在沙发椅上，双脚往高一搁，肥嫩嫩的双手放在开始具有一点规模的肚皮上，随着均匀而略带急促的呼吸起伏。有时借着咖啡馆的落地太阳玻璃窗，看看自己这般地舒展着，同时也似乎看到了自己一幅大好的远景。

不知道从哪一天开始的，大卫这个洋名字，被一些朋友移花接木，改叫他为大胃了。这一点可以从几个朋友留给他的纸条，冒头称他大胃即可证明。

那些惯用正宗洋文叫他的朋友，也都叫他

大胃了。好在大卫与大胃的声音，在中文完全一样。这种名字的转化，曾经令他感到若有所失似的，哪知道，不久竟然连他的洋老板卫门先生，也用中文发音叫唤他大胃了。这一下，他想一想，大乐起来。这岂不等于塞翁失马？刚开始那一阵子，他逢人就笑着说：

“真他妈的，我的洋老板也叫我大胃咧！嘿，真他妈的。”说时眼睛眯成一条线，他心想洋老板跟他的关系，已不同往日，而是更往深一层发展了。于是乎，当他知道卫门先生即将被调回美国的时候，他就死赖活赖缠着卫门和卫门太太，要他们把玛莉留下来给他。开始那几天，人家实在嫌他烦。他也察觉到了。但是他心里想：他都叫我大胃了，还怕什么？多求几遍，他们一定会把玛莉给我的。经他这么一想，勇气又来了。他觉得相当名正言顺。

## 美国式的生活

大胃花了四千元，弄到一幅白石翁的残荷临摹，好不容易才从和平东路的裱褙店，急急忙忙的开车赶到天母。路过中山北路，每快到十字路口，心里就祷告，自言自语的说：“拜托绿灯，拜托绿灯……”但是每处红绿灯都挨他咒骂。因为差不多每一个路口，他都被红灯阻拦了。车子开到卫门家的巷口，他看了看表才松了一口气。三点四十八分距离相约造访的时间，还早了十二分钟。

面对十二分钟的时间，大胃自然会小心处理。在洋机关工作所得到的经验，对洋人的时间观念，已经深深地领教过来了。特别是象卫门这样的洋人，他对时间的安排、运用和要求，几个在他底下工作的中国人，都懂得需要特别谨慎。早到和迟到，在卫门而言，统统都算不守时。大胃他们最熟悉卫门的时间管理学了。他要求任何工作在时间的线上，应该象流水那样通畅顺溜。他说这不仅仅只是讲究效率，也是一种职业道德，更是一种工作艺术。他一再强调任何工作都能把握这一个原则，工作即是一种享受，工作本身即是乐趣。他很得意，自

认为这是一种哲学。在经验中，每当大胃他们一有不守时，或是工作不能如期完成，事不管大小，卫门总是不放过机会，重弹他的哲学。同时他责骂个人不说，连带的：

“我不否认你们有五千年的历史，有五千年的时间，但是五千年的宝贵时间，就象你们这样浪费掉了。能把握时间的话，不要五千年，也不要五百年，两百年足够了。我想我也跟你们一样糟糕，一样糟蹋时间，如果你们仍旧再犯老毛病的话……”象这样的洋官腔可挨多了。不过难过的是，有一次几个机关里的同事，为了类似侮辱我们民族的言语，大家联合起来要卫门道歉，大胃却站在一边独善其身，最后害得其他人不能不写辞呈离去。经过这件事以后，在工作上给大胃很大的压力，第一他怕集体挨洋官腔，第二怕新来的同事又来一次联合抗议。因此对时间的谨慎，再小心也没有了。

车子开到卫门家的巷口，面对十二分钟的时间，他没让车子停下来，相反的多踩一点油门，车子一闪就滑过巷口，随即把斜视卫门家的视线，收回正前方，心里瞬息之间，也因为没望见卫门他们而感到轻松。想想刚刚在艺渊斋裱褙店，听老板说还得再等两个小时时，一时急得跳起来跟人家吵了的情形，此刻觉得好笑。天母的洋房一幢一幢地迎过来，大胃深深地吸取新鲜的空气，心底里盘算着，再过一两

年，自己也应该在这里弄到一幢房子。他一边想，一边绕了一圈，回到卫门家巷口，赶紧把车子停下来，看看时间，还差四分钟才四点。要是车子继续开过去，再绕一圈一定来不及。停下来抽根烟，比较容易把握。这么一想，才把香烟叼在嘴上，马上又拿下来。他想，要是叫卫门他们看到他早来这里等，这岂不尴尬？他下来把汽车的头盖掀开，半个身子往里面探，这里摸一下，那里摸一下，引擎的热气烤得他难受。他自己心里很清楚，为何这等委曲求全。自觉得窝囊之余，手却无意识的乱动。要不是水箱盖子烫到手，差点就把水箱盖子打开，而引起滚水淋身。想一想，又气又好笑，只好自我解嘲地臭骂一句：“我就是这么贱！在洋机关做事，就比在自己人的机关做事都来得守时认真。真他妈的！”

四分钟的时间挨过去了，稍再摸一下，到按门铃可能要两分钟。这正好。迟两分钟可以道道歉，说几句得体的客套话。在卫门底下工作久了，自然就学会了这一套；凡是工作都不要做得太完美，最好故意留一点点芝麻大小的缺点，让他挑剔挑剔，然后恭恭敬敬地表示以后改进。这样子对方会觉得很舒服，有时还会听到他安慰的话：

“大胃，其实你做得很好，我之所以要严格的要求，是希望你好，更好。你知道？”

他当然知道。卫门之所以会这么说，完全是由他导出来的。所以当他听到卫门安慰他时，他频频点头，连忙说：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。”

这时卫门认为他的精明没被对方视为挑剔，同时得到谅解和感激。因而无意间会流出一点对大胃的关怀。

大胃这一边，却得意他完全摸透了卫门老板的筋络。这是一种极其微妙的关系，以不伤上司的尊严，满足上司的权威感，同时又可以控制上司的傲气，就算是对上司的一种额外服务，自然而然上司也会服服帖帖地表示，手下大胃的工作令他满意。为了得到这样的预期效果，挨一点洋腔也算不了什么，何况这些洋腔是自己操纵出来的，自己愿意把自己怎么着，谁管得了。大胃过去一直都是这么想这么做。

一切都照计划进行。他站在卫门家的门口，才举起手正要按门铃时，里面大狼狗的声音吠起来了。他吓了一跳，连忙叫着说：

“是我，是我，是大胃。”

狗仍然在里面叫个不停，随后就听到卫门太太的声音叫着说：

“玛莉，好了，好了，不叫，不叫，大胃是你的新主人哪！”她边说边把门打开。门才开了一道缝，狗的鼻尖就露出来，随着整条身子也钻了出来。大胃看它的来势，给吓得惊叫了一

声：“卫门太太……”那一副把手举起来，整个人弯腰往后缩，象是要起飞的模样，叫走出来的卫门太太，忍不住地笑出声说：

“不会，不会怎么样。玛莉过来，玛莉！”

狗虽然被唤回卫门太太的身边，但马上转身又跑到大胃的身边兴奋的嗅个没完，后来竟然停下来深呼吸，害得大胃有气无力的叫着，“玛，玛莉，玛莉。”身体越往后缩，屁股翘得越高，整个人差些瘫软下来……

“玛莉，过来。”她叫着。

“请，请你拉住它好不好？”大胃很害怕。

“不会的，不会咬你，你过来摸摸它，轻轻拍拍它就好了。它只是想认识你。玛莉是不是？嗯，好玛莉。”卫门太太蹲下来搂着狗亲亲。

卫门太太这么说，也做了样让他看，大胃不好意思不做。他慢慢地过去，学她轻轻拍着狗，口里怯生生的轻唤着玛莉，那样子似乎是随时准备跳起来惊叫。玛莉摇着尾巴不叫了。大胃刚刚吓飞了的魂魄，也逐一的飞回来。

“看，现在不就好了吗？你不必怕它。”她站起来，“到里面坐，吉姆在冲澡，一会就出来。”

“啊，对不起，我来得不是时候。”

“没有，我们知道你四点钟会来。你坐一下，我去倒一点什么给你？”

“不用，不用麻烦了。”

“你请坐。”卫门太太看他落了座说：“茶？咖啡或是可乐？”

其实这样招待访客是一件很普通、很自然的事。但是大胃却受宠若惊，有点受不起，心里慌得不知怎么才好。他觉得卫门太太对他太客气，太好了。才坐下去，一下子又站起来说：“不用，不用客气了。”

“好的。我一定要给你一样。你说什么好？”卫门太太觉得很蹩扭，她勉强笑着说，一方面要他知道这不算什么，一方面用笑来冲淡语气。

“请，请给我咖啡好了。”

“咖啡比较贵唷。”卫门太太突然觉得大胃的这种蹩扭好玩起来，所以这么向他开起玩笑。

“哦，那么茶好了。”

卫门太太禁不住笑了。她说：

“我们的卡特总统也叫我们多喝茶。没关系，你是贵宾，还是喝咖啡吧。加不加糖？”

“不加，不加。谢谢，谢谢。”他仍然觉得卫门太太对他太客气了，他太麻烦人家了，因此就这么说。其实他喝咖啡不但加糖，还加得比一般人多，他的牙蛀了好多颗，就是因为爱吃甜来的。

“我想你在发胖，最好不多吃糖。你坐一下，多跟玛莉玩一玩，拍拍它，摸摸它，一会儿就熟了。”说着转身向里面走，才过了屏风，她眼睛一翻，深深吐了一口气，象是一下子轻

松起来。

玛莉才尾随女主人进去，一转身又回到客厅。大胃轻唤玛莉一声，玛莉轻快的走近他，并且乖乖的让他抚摸。玛莉的鼻尖动不动就往大胃的腿缝钻，害得他不能不学大小姐的姿态，把两个膝盖靠得紧紧的斜放在一边。他一下子已经跟玛莉混熟了。他捧着它不安的头，一手指着它的鼻子，还不忘记用英文小声的说，“你这狗鼻子，你这狗鼻子。”说着自己却笑了起来。

在里面，玛莉太太把装了冷水的水壶放在炉上之后，到洗澡间，小声的告诉卫门说：

“快点好不好。我真不喜欢那个人。”

卫门哈哈地笑了起来，并且说：“但是他是一个好人啊。”

“管他是什么，我不喜欢嘛。快。”她走回厨房，半途又叫了一声：“吉姆，求你。”

“好了，好了。”说着水龙头也关掉了。

在客厅，大胃跟玛莉玩着。~~他一边想入此~~它就是属于他的了，以后~~假~~出门，还可以~~没~~用车子载它出去的生活，使得他心里~~好~~得意。想着想着，抚摸玛莉的头，~~不但不害怕~~，还带着感情，这下玛莉显得舒服~~极了~~，它侧卧下来，松弛了全身的肌肉，任凭大胃爱怎么~~就~~怎么~~抚~~。

卫门一边说话，一边从里面走出来，“天

气太热了，冲个凉让你等了。”

大胃赶紧站起来说：

“没有。我才到。”玛莉跟着大胃跳起来，很快的跑过去跟卫门亲亲。

这时大胃心想是不是就把画拿出来？但是这是给卫门太太的，应该等她在场拿出来比较恰当。他缩回放在装画的纸盒上的手，心里莫名其妙的有点不安。

“今天就把玛莉带走？”

“都可以。”他不好意思的笑笑。

“没问题，我太太已经想通了。”卫门拍拍玛莉：“玛莉，大胃是你的新主人呵，知道？”

“玛莉，到这里来。”大胃小声的叫。没想到玛莉一下子就跑过来。

“哟，它听你的。”

玛莉一跑过来大胃这边，乘他一不注意，又把鼻尖往他的双腿中间钻进去，这时卫门太太正好送上咖啡，大胃很快的用力一推，双腿卡擦一夹，膝盖骨重重的碰了玛莉的头。“啊！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非常对不起。”他上前抱住往后退缩的玛莉，频频赔不是。因为过分在意主人的关系，显得有些紧张，反而也叫卫门他们觉得不好意思。卫门太太很不喜欢的望一望卫门，卫门只好耸耸肩笑一笑。

“没关系，狗的头很硬。”卫门说着，看太太把咖啡放下来，又说：“来，用你的咖啡吧。”

“噢！非常谢谢，谢谢。”这一下大胃可真慌忙，赔不是未了，人家又送上咖啡，又要说谢谢，还得再赔不是。“呀！真对不起，对不起……”

“你应该看看你的膝盖，看看有没有碰坏？如果碰坏了，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们哪。”经卫门这么幽默一下，大家才真正的开怀，一场小小的尴尬也化解了。

回头，大胃觉得该献出画的时候了，乘笑声未完，他从身边拿出纸盒子，对卫门太太说：

“这是送你的，不知道合不合你的意？”

“呀！你又送东西。这是什么？可不可以现在就打开？”卫门太太似乎从大胃来到现在，第一次着实的现出喜悦。

“你老是送我太太东西，都不送我啊。”卫门笑着说。

还好，要不是卫门太太抢着说话，大胃又要难堪紧张了。卫门太太说：

“不要吵，你这种人最爱开玩笑。”

“看！送她东西还是有用的。她替你说话了。”

“不要理他。”她看着大胃说：“我打开了？”

“请便。但是……”大胃还没说完，卫门太太打住他的话说：

“你不要说。让我来猜猜看。”

“大胃，你可要学啊，女人最喜欢惊喜，同样的东西，带着惊喜的，那价值可不一样。”